

## 漢語對基諾語的影響 —語法方面—

林範彦

### 0 序言

基諾族是中國雲南省南部邊境上的一個少數民族，主要居住在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景洪市，人口約二萬。基諾族說基諾語<sup>\*1</sup>。它屬於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緬語群。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會說兩種語言：漢語和基諾語。他們常跟漢族或其他民族用漢語方言交流。值得注意的是，在基諾鄉人民政府所在地，與從其他寨子來的基諾族講話時，往往也用漢語方言。

在這種情況下，基諾語受漢語的影響很大。這些影響分爲兩種：詞彙方面和語法方面。詞彙方面的影響根據不同的時代分兩種。近年語法方面的借用現象主要是語序的借用。值得大書特書的是，近年隨著政治制度的改革和新事物的流入一些漢語詞彙也滲入了基諾語。這篇論文主要論述了關於基諾語怎樣受漢語的影響。筆者以基諾語悠樂話作爲考察對象<sup>\*2</sup>進行分析。這篇論文可被認爲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的語法借用的研究之一。

我們先看詞彙方面的借用。

### 1 詞彙方面的借用

基諾語的借詞主要來自漢語和傣語，借詞種類有兩種。這些種類與借用的時代有關。

- (1) a. 固有詞彙形式...保存了基諾語固有的音節結構的借詞。現在 50 歲以上的老年人一般使用這種類型。

\*1[基諾語的音系簡介] (基諾語的音系系統，請參考林 2002。)

[音節結構] 聲母 + 介音 + 韻腹 + 韻尾/聲調 (與漢語相同)

[輔音] /p, ph, t, th, k, kh; ts, tsh, tʃ, tʃh, tɕ, tɕh; m, m̥, n, n̥, ŋ, ŋ̊; l, l̥; f, v, s, z, ʃ, r, ɕ, j, x, ɣ, (w)/

[元音] /i, e, ø, ε, œ, a, ə, ɔ, ɤ, o, ɯ, u/

[聲調素] /55, 44, 33, 35, 42/

韻尾祇有兩種：-n, -ŋ。它們祇出現在漢語借詞或傣語借詞裡。基諾語固有詞彙的音節結構，大多是開音節。

簡寫符號：CL：量詞，comp：名詞句 (謂詞性主語、謂詞性賓語) 標記，fut：將來，neg：否定，nom：主格，nomzr：名詞化詞綴，obl：斜格，part：助詞，pft：完了，Q：疑問助詞，sfp：句末助詞，sg：單數。

\*2本文初稿曾在日本中國語學會第五十四屆年會 (2004 年 11 月，日本京都大學) 上宣讀。筆者於 2002 年至 2005 年在中國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諾鄉對基諾語悠樂話作了實地調查。調查合作者是基諾族王阿珍女士 (1980 年出生)。在此表示衷心感謝。而且這些研究如果沒有以下基金協助，是很難得以實施的。在此再表示衷心的感謝：文部科學省特定領域研究 (A) 「環太平洋の＜消滅に瀕した言語＞にかんする緊急調査研究」 (領域代表者 宮岡伯人：2002 年)、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 (特別研究員獎勵金：2003 年，2005 年)、文部科學省科學研究費補助金 (基盤研究 S) 「チベット文化圏における言語基層の解明—チベット・ビルマ系未記述言語の調査とジャンクション語の解説」 (研究代表者 長野泰彦：2004 年)。

- b. 漢語/泰語詞彙形式...保持了漢語和/泰語的音節結構借詞。年輕人(特別是30歲以下)喜歡用這種形式。

例如:

- (2) a. 固有詞...te<sup>55</sup>ji<sup>55</sup> < 電視、tʃo<sup>33</sup>tsi<sup>55</sup> < 卓子、a<sup>55</sup>ja<sup>44</sup> < (泰語) jaak8 “難”  
 b. 漢語/泰語...ten<sup>55</sup>ji<sup>55</sup> < 電視、we<sup>55</sup>seŋ<sup>44</sup>so<sup>33</sup> < 衛生所

基諾語固有詞彙的音節結構主要是開音節。所以, (2a) 的各個詞彙都有開音節。“卓子”的漢語發音音像 [tʃuo<sup>55</sup>tsi<sup>0</sup>], 是開音節的詞彙。但是進入基諾語時, “卓”的介音 u 沒有了。然而, 還有從漢語方言借用來的 [動詞+名詞] 結構。例如:

- (3) a<sup>33</sup>pjo<sup>55</sup> tu<sup>42</sup> 上學/讀書  
 書 讀

(3) 是從漢語借來的動賓詞組, 但是語序與漢語不同。漢語的語序是 VO, 例如“讀”-“書”。然而, 基諾語的語序是 OV, 例如“書”-“讀”。這個例句表示漢語借詞進入基諾語的時候, 語序顛倒成爲基諾語固有的 OV 形式。第2節介紹基諾語怎樣進行語法借用。

## 2 基諾語裡受到的漢語語法方面的影響

### 2.1 主要動詞的位置

#### 2.1.1 謂詞性賓語

基諾語單句的基本語序是 SOV, 漢語的基本語序是 SVO。例句如下:

- (4) ŋɔ<sup>42</sup> a<sup>55</sup>mɛ<sup>55</sup> tso<sup>55</sup>. 我喫飯。  
 1sg.nom 飯 喫

(4) 的主語是 ŋɔ<sup>42</sup> “1sg.nom (我)”, 賓語是 a<sup>55</sup>mɛ<sup>55</sup> “飯”, 動詞是 tso<sup>55</sup> “喫”, 基本語序相同。如果帶謂詞性賓語, 一般 <謂詞性賓語-動詞> 的語序與單句的相同。因爲漢語的語序是 SVO, 所以漢語謂詞性賓語也適用同樣的語序。筆者認爲謂詞性賓語有從句的功能。以下, 筆者把謂詞性賓語稱做“從句”, 也把包含從句的句子稱做“複句”。從句 ([ ] 內) 放在主要動詞的後面。漢語的例子如下:

- (5) 我知道 [他很會喝酒]。  
 (6) 我怕 [這裡的情況會越來越糟]。

不過, 基諾語的複句, 不一定是 SOV 結構, 往往是漢語那樣的 SVO 結構。例句如下:

- (7) ŋɔ<sup>42</sup> su<sup>55</sup>jo<sup>44</sup> [khɿ<sup>42</sup> tɕe<sup>33</sup>phu<sup>55</sup> la<sup>55</sup>thə<sup>42</sup> tə<sup>33</sup> khju<sup>42</sup>]. < 對應於 (5)>  
 1sg.nom 知道 3sg.nom 酒 多 喝 會

- (8)  $\eta\text{ɔ}^{42}$  [çi<sup>35</sup> tchiŋ<sup>33</sup>khuan<sup>35</sup> tɸ<sup>55</sup> ma<sup>55</sup> jɔ<sup>44</sup> mɻ<sup>35</sup>] khø<sup>44</sup> nœ<sup>44</sup>. < 對應於 (6) >  
 1sg.nom 這裡 情況 更 neg 好 nomzr 怕 sfp

(7)與(5)相對應，(6)與(8)相對應。(7)裡主句動詞  $\text{su}^{55}\text{jɔ}^{44}$  放在從句之前。在這種情況下，基諾語的主從語序與漢語相同。然而，(8)裡主句動詞放在從句之後，這遵循基諾語固有的語序。這些結構根據主要動詞分為兩種。 $\text{su}^{55}\text{jɔ}^{44}$  “知道”、 $\text{the}^{44}$  “告訴”、 $\text{pja}^{42}$  “說”等動詞放在從句前面的結構多。不過，與之相對也可放在從句後面。 $\text{kjo}^{55}$  “想”、 $\text{kho}^{44}$  “怕”等意念動詞放在從句後面的結構較多。

有一些屬於 VO 型的動詞允許 OV 型結構。請看 (9)。

- (9) a.  $\eta\text{ɔ}^{42}$  khɻ<sup>35</sup> the<sup>35</sup> mɻ<sup>42</sup> a<sup>44</sup> nœ<sup>44</sup> [ $\eta\text{ɔ}^{42}$  mi<sup>55</sup>jɔ<sup>55</sup>ni<sup>44</sup> tciŋ<sup>33</sup>xoŋ<sup>44</sup> je<sup>33</sup> me<sup>35</sup>].  
 1sg.nom 3sg.obl 告訴 part pft sfp 1sg.nom 明天 景洪 去 fut
- b.  $\eta\text{ɔ}^{42}$  [ $\eta\text{ɔ}^{42}$  mi<sup>55</sup>jɔ<sup>55</sup>ni<sup>44</sup> tciŋ<sup>33</sup>xoŋ<sup>44</sup> je<sup>33</sup> mɻ<sup>44</sup>] khɻ<sup>35</sup> the<sup>35</sup> mɻ<sup>42</sup> a<sup>44</sup> nœ<sup>44</sup> sfp  
 1sg.nom 1sg.nom 明天 景洪 去 comp 3sg.obl 告訴 part pft

我告訴了他我明天去景洪。

(9a) 是做照漢語語序的典型，(9b) 保持基諾語本來的語序。在此值得注意的是，(9b) 的從句末，不是將來助詞，而是從句標記  $\text{mɻ}^{44}$ 。

而且，有時形成 VO 結構是有條件的，例 (11) 是 VO 結構，就因為它是祈使句。首先，我們看例句 (10)。

- (10)  $\eta\text{ɔ}^{42}$  [çi<sup>44</sup> a<sup>33</sup>ke<sup>55</sup> tɕe<sup>42</sup> mrɛ<sup>35</sup>] pja<sup>33</sup> nœ<sup>44</sup>.  
 1sg.nom 這 菜 太 好喫 說 sfp

我說這個菜很好喫。

- (11)  $\text{nə}^{42}$  pja<sup>33</sup> tɕe<sup>55</sup>, [nə<sup>42</sup> le<sup>55</sup> na<sup>42</sup>, khɻ<sup>42</sup> le<sup>55</sup> na<sup>42</sup>].  
 2sg.nom 說 看 2sg.nom 去 Q 3sg.nom 去 Q

你說你去還是他去!

因為 (10) 是陳述句，所以從句放在主要動詞“說”的前面。但是，(11) 是祈使句，從句放在主要動詞的後面。就從句來看，借用語序的方法有些差異。

### 2.1.2 單句

基本上，單句的語序是 SOV。然而，日常會話中，往往用漢語那樣的 SVO 結構。例如：

- (12)  $krə^{33} m^{55} tshv^{33} \eta\sigma^{55} jen^{35}$ .  
唱 要 十五 元

唱歌要十五元。

從基諾語的正常語序來看，(12)中的動詞  $m^{55}$  “要”本來應該放在賓語  $tshv^{33} \eta\sigma^{55} jen^{35}$  “十五元”的後面，而實際上動詞  $m^{55}$  “要”放在了賓語的前面。祇是，在單句中動詞放在賓語前面的平時并不多見。

## 2.2 用 $lœ^{44}$ 的結構

下面說明一下用  $lœ^{44}$  的結構。衆所周知，漢語常用(13)那樣的疑問詞連鎖句\*<sup>3</sup>。

- (13) 誰要就給誰。

基諾語也借用了這種結構，像(14)(15)那樣的句子越來越普遍\*<sup>4</sup>。

- (14)  $kh\sigma^{33} su^{55} m^{33} lœ^{44} kh\sigma^{33} su^{55} pi^{55}$ .  
誰 要 也 誰 給

誰要就給誰。

- (15)  $n\alpha^{42} \eta\mu^{55} lœ^{44} m^{33} lœ^{44} \eta\mu^{55} lœ^{44} pi^{44} \epsilon^{44}$ .  
2sg.nom 哪 也 要 也 哪 也 給 part

你要哪個，就給你哪個。

從上例便可知基諾語疑問詞連鎖句裡使用  $lœ^{44}$ 。 $lœ^{44}$  這種形式本來有類似日語  $-mo$  (「～も」) 那樣的功能。日語的疑問詞沒帶  $-mo$  (「～も」)， $-ka$  (「～か」) 等助詞時、也不能成爲不定名詞。在基諾語帶疑問詞的句子裡，位於疑問詞後面的  $lœ^{44}$  具有將其變成不定名詞的功能。請看下面的例句(16)。

- (16)  $kh\sigma^{33} su^{55} lœ^{44} m\sigma^{55} t\beta\sigma^{35}$   
誰 也 neg 在

沒有人(誰也不在)。

基諾語原來有 <疑問詞 +  $lœ^{44}$ > 結構，它表示不定名詞\*<sup>5</sup>。所以，(16)裡的  $kh\sigma^{33} su^{55} lœ^{44}$  不是疑問名詞，而是不定名詞，這是漢語疑問詞連鎖句結構滲透的結果。基諾語固有的 <疑問詞 +  $lœ^{44}$ > 結構不表示疑問詞，而是表示其他結構。上面舉的(14)

\*<sup>3</sup>朱(1982)說這個用法是疑問代詞的非疑問用法之一。“有的時候，同一箇疑問代詞前後配合着用，所指相同，也表示周遍性。”(朱1982: 93)

\*<sup>4</sup>筆者認爲藏緬諸語根本沒有疑問詞連鎖句。這種想法有兩種根據。1)大部分的藏緬語現在也沒有這箇結構。2)有這箇結構的語言集中在中國境內。與基諾語比較接近的語言之中，阿昌語和畢蘇語有疑問詞連鎖句(戴·崔1985, 徐1998)。

\*<sup>5</sup>漢語疑問詞不帶“也”“都”也能表示不定名詞。

例如：會場裡好像有誰在抽煙。(呂1980)

我想吃点儿什麼。

不過，基諾語沒有漢語那樣的用法。

和(15)裡，疑問詞跟 *lœ* 一起來出現表示疑問詞連鎖句。筆者根據上面的事例，推斷如下。基諾語用 < 疑問詞 + *lœ* > 的結構表示該句子 (14,15) 不是疑問句，而是一種條件句。

更有趣的是，基諾語也有漢語 < [動量詞] 也不 V > 這樣的結構。例如：

(17) *thjao*<sup>35</sup> *lœ*<sup>44</sup> *mo*<sup>55</sup> *thjao*<sup>33</sup> *khju*<sup>42</sup>.

跳 也 *neg* 跳 會

跳也不跳 (想跳 [舞] 也跳不了)\*<sup>6</sup>。

漢語方言的表現“跳也不跳”裡，有兩個“跳”。但是，這兩個“跳”彼此不同。前者是動量詞，後者是動詞。我們再來看基諾語句子，漢語語法中用動量詞表現的部分相當於基諾語語法中動詞的地位。就是說，在這個例子裡，*lœ*<sup>44</sup> 置於動詞 *thjao*<sup>35</sup> 的後面模倣了漢語語法結構。但是，漢語“跳”的語法範疇與基諾語 *thjao*<sup>35</sup> 不同。這是很重要的論點。

### 2.3 量詞的借用

基諾語自己的量詞很豐富。基本上，基諾語的量詞跟數詞一起放在名詞的後面。與之相對，漢語的量詞放在名詞前面。例如：

(18) *a*<sup>33</sup>*po*<sup>55</sup> *thi*<sup>33</sup> *po*<sup>55</sup>

花 1 CL

一朵花

這種現象跟形容詞的語序有關，某個語言裡 [數量詞-名詞] 的語序與 [形容詞-名詞] 的語序相同。漢語裡形容詞放在名詞的前面，所以數量詞也放在名詞的前面。基諾語的情況與此相同。基諾語的形容詞放在名詞的後面，所以數量詞也放在名詞的後面 (形容詞的語序請參照第 2.4 節)。

然而，有一部分基諾語數量詞也的語序是從漢語借用來的。

(19) *thi*<sup>33</sup> *ko*<sup>55</sup> *ʃao*<sup>33</sup> *ʃi*<sup>33</sup> 一個小時、*thi*<sup>33</sup> *ko*<sup>55</sup> *pan*<sup>44</sup> 一個班

1 CL 小時 1 CL 班

例句中，漢語量詞結構“[數詞] 個 [名詞]”滲透進了基諾語語法。數詞 *thi*<sup>33</sup> 是基諾語固有的詞彙\*<sup>7</sup>。

指示詞和名詞的關係正處在變化過程中。基諾語名詞和指示詞的語序是 [指示詞-名詞]，量詞不能放在指示詞和名詞之前。漢語的語序，基本上是 [指示詞-量詞-名詞]。例句如下：

\*<sup>6</sup>用普通話一般這麼講“想跳(舞)也跳不了”。但是，用當地漢語方言可以說“跳也不跳”。

\*<sup>7</sup>基諾語也有從漢語借用的數詞。但是，借用數詞的使用範圍有限，比如年月日方面等。

例如：*ʃi*<sup>33</sup>*jue*<sup>35</sup>*ʃi*<sup>33</sup>*xao*<sup>35</sup> 一月一號，*li*<sup>33</sup>*pai*<sup>33</sup>*san*<sup>55</sup> 禮拜三 [星期三]。

(20) ɕi<sup>44</sup> kɔ<sup>55</sup>tɔ<sup>44</sup>

這 衣服

這件衣服

就是說，基諾語的量詞一般不能放在指示詞 ɕi<sup>44</sup> 和名詞 kɔ<sup>55</sup>tɔ<sup>44</sup> 之間。

不過，有一些例子裡量詞出現在指示詞和名詞之間。例句如下：

(21) ɕi<sup>44</sup> khra<sup>42</sup> kɔ<sup>55</sup>tɔ<sup>44</sup> a<sup>33</sup>ŋɿ<sup>55</sup>

這 CL 衣服 紅

這件紅衣服

(21) 中有形容詞 a<sup>33</sup>ŋɿ<sup>55</sup>“紅”，就是很有特色的\*8。而且，量詞也用固有詞彙。這屬於翻譯借用 (loan translation, calque)。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從漢語“個”借用來的 ko<sup>44</sup> 時常放在指示詞的後面。請看 (22)。

(22) ɕi<sup>44</sup> ko<sup>44</sup> = ɕi<sup>44</sup>

這 CL 這

這個

經常使用的是後者，不過表示強調的時候，指示詞往往帶漢語借詞 ko<sup>44</sup>。

## 2.4 形容詞的語序

基諾語裡形容詞應該放在名詞後面 [名詞-形容詞]。相反，漢語裡形容詞放在名詞前面。例句如下：

(23) kɔ<sup>55</sup>tɔ<sup>44</sup> a<sup>33</sup>ŋɿ<sup>55</sup>

衣服 紅

紅(的)衣服\*9

不過，在基諾語重疊形容詞的時候，形容詞可放在名詞前面。例如：

(24) a<sup>33</sup>ŋɿ<sup>55</sup>ŋɿ<sup>55</sup> mɿ<sup>44</sup> kɔ<sup>55</sup>tɔ<sup>44</sup> = kɔ<sup>55</sup>tɔ<sup>44</sup> a<sup>33</sup>ŋɿ<sup>55</sup>ŋɿ<sup>55</sup>

紅紅 的 衣服 衣服 紅紅

紅紅的衣服\*10

例子 (24) 裡，a<sup>33</sup>ŋɿ<sup>55</sup>ŋɿ<sup>55</sup> 一般放在名詞“衣服”後面，但是重疊形容詞可跟結構助詞“mɿ<sup>44</sup>”一起出現在名詞前面\*11。年輕人還很少使用前者的語序。

\*8(20) 里没有形容詞。沒有形容詞的 [指示詞-名詞] 結構一般不能帶量詞。

\*9這個句可以解釋為“衣服很紅”。所以，這個句在結構上有歧義句。

\*10漢語重疊形容詞如不帶結構助詞“的”，就不能修飾名詞。

例) \*紅紅衣服

\*11蓋 (1986) 說，形容詞作定語一般放在中心詞的後面，重疊的或加定語助詞的可放在中心詞的前面。蓋教授舉的例句如下：

## 2.5 助詞的借用

有一些助詞是從漢語方言來的。例句如下：

- (25) nə<sup>42</sup>      n<sup>55</sup>tɔ<sup>44</sup> ka<sup>42</sup>.  
2sg.nom 在      sfp

你在啊!

這個句的句尾的 ka<sup>42</sup> 相當於漢語雲南話的“嘎”[ka<sup>42</sup>](雲南省誌 1989: 512)。基諾語的 ka<sup>42</sup> 主要有確認或者簡單命令的意思。這個助詞的功能跟漢語雲南話基本一樣。

## 2.6 本節的小結：基諾語語法借用的特徵

在此筆者想簡單地整理一下基諾語語法借用的特徵。詞彙方面，有一些借詞保存了固有形式，有一些借詞保存了漢語或傣語的發音。不過，語法方面，借用方式有幾種。換句話說，基諾語從漢語等語言借用來 1) 借用音韻和結構 (2.3)、2) 祇借用結構 (2.1, 2.2, 2.4)、3) 祇借用音韻 (2.5)。目前第二種的借用方式最多。但是，根據會兩種以上語言的人越來越多這種現象。筆者推測將來第一種方式為最多的方式。

## 3 與其他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語言的對比

中國境內少數民族語言的研究之中，關於語法方面來自漢語影響這方面的研究很少。袁 (2002) 說，阿昌語\*<sup>12</sup>也有兩種語序。複句的語序像基諾語一樣不穩定。

[阿昌語 VO 語序的例句] (袁 2002: 49)

- (26) a. te<sup>255</sup>me<sup>55</sup> [ŋo<sup>55</sup>tu<sup>55</sup> te<sup>55</sup> phä<sup>31</sup>lə<sup>55</sup> in<sup>55</sup> lo<sup>55</sup>] sam<sup>55</sup> a<sup>31</sup>.  
父母 我們 part 經常 家 回想 part

- b. te<sup>255</sup>me<sup>55</sup> sam<sup>55</sup> [ŋo<sup>55</sup>tu<sup>55</sup> te<sup>55</sup> phä<sup>31</sup>lə<sup>55</sup> in<sup>55</sup> lo<sup>55</sup>] a<sup>31</sup>.  
父母 想 我們 part 經常 家 回 part

父母經常希望我們回家。

(26) 有兩種語序，另一方面從句放在主要動詞 sam<sup>55</sup> 之前作為阿昌語本來的語序，一方面從句可放在主要動詞之後成為從漢語借來的語序。而且，阿昌語的形容詞重疊後，形容詞可放在名詞的前面或者後面 (戴/崔 1985: 49)\*<sup>13</sup>。例如：

- i) a<sup>44</sup>thu<sup>42</sup>thu<sup>42</sup> a<sup>44</sup>pjo<sup>55</sup> 厚厚的書  
厚厚的 書  
ii) a<sup>33</sup>ŋə<sup>44</sup> mɿ<sup>44</sup> a<sup>44</sup>po<sup>33</sup> 紅色的花  
紅 (助詞) 花

筆者調查時，調查合作者回答這兩句一般都不能說。

\*<sup>12</sup>阿昌語屬於藏緬語族彝緬語群緬語支。主要分布在中國雲南省德宏傣族自治州。

\*<sup>13</sup>勉語 (苗瑤語族，廣西壯族自治區等) 的形容詞修飾名詞的時候，它放在名詞的後面。然而，據田口 (2003: 141-142)， “很” 等副詞修飾形容詞的時候，形容詞跟助詞一起應該放在名詞的前面。這就是從漢語借用來的語法結構之一。

hen<sup>3</sup>pee<sup>78</sup> njej<sup>1</sup> luj<sup>1</sup>      \*luj<sup>1/2</sup> hen<sup>3</sup> pee<sup>78</sup>  
很 白 part 衣服  
很白的衣服

- (27)  $\eta\text{ɔ}^{55} \text{tse}^{31} \text{na}^{55}\text{-na}^{55} \eta\text{u}^{55} = \eta\text{ɔ}^{55} \text{na}^{55}\text{-na}^{55} \text{si}^{31} \text{tse}^{31} \eta\text{u}^{55}$   
 1sg 衣服 紅-紅 要 1sg 紅-紅 part衣服 要  
 我要紅紅的衣服。

我們很容易發現，(27)裡形容詞重疊形式  $\text{na}^{55}\text{-na}^{55}$  放在名詞  $\text{tse}^{31}$  的後面，還可以跟助詞  $\text{si}^{31}$  一起放在名詞的前面。

土家語<sup>\*14</sup>的量詞語序本來與基諾語相同。但是，據戴(2003)的報告，土家語也有2.3節中提到的現象。

- (28)  $\text{zi}^{33} \text{ko}^{33} \text{pā}^{55} <$  一個班  
 1 CL 班

(28)的土家語例子與漢語的完全相同。這個例子不象語法借用，而像詞彙借用，這點與基諾語不同。

#### 4 結語

到目前為止，關於中國國內的少數民族語言與漢語的語言接觸上的問題的研究，主要是從語言政策研究或者社會學研究角度來進行的<sup>\*15</sup>。就是說，結合語言資料分析少數民族語言的語言接觸的研究還少<sup>\*16</sup>。而這篇論文論述了基諾語如何受漢語(方言)的影響。小結如下：

1. 基諾語的基本結構幾乎沒有受到漢語的影響。然而，邊緣的結構(複句、疑問詞連鎖句)和跟概念一起借來的事物(數量詞)存在一些語序問題。
2. 其它少數民族語言也有與基諾語相同的語言接觸現象，特別是中國境內的阿昌語、土家語等等。

最近經常使用兩種語言的少數民族(特別是年輕人)越來越多。語言接觸怎樣給少數民族語言帶來影響，這個問題尚待更多的實例研究。

#### 参考文献

##### [漢語·英語文獻]

戴慶廈：“Discussion on theoretical issues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research into China’s endangered languages”，第36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發表論文(La Trobe 大學，墨爾本，澳大利亞)，2003年。

戴慶廈·崔誌超：《阿昌語簡誌》，民族出版社，北京，1985年。

<sup>\*14</sup>土家語屬於藏緬語族，更詳細的語支現在未定，主要分布在湖南省、重慶市、四川省等等。

<sup>\*15</sup>日本國內這方面的研究，請參考岡本(1999)，庄司(2003)等。岩佐(1983)涉及到中國國內的少數民族語言的語言接觸問題，但是這是祇把有關語言簡誌總結好的。

<sup>\*16</sup>但是，這幾年來結合語言資料分析的語言接觸研究也越來越多了。這些方面的研究，請參考袁(2001)等。



蓋興之: ≪ 基諾語簡誌 ≫, 民族出版社, 北京, 1986年。

呂叔湘: ≪ 現代漢語八百詞 ≫, 商務印書館, 北京, 1980年。

徐世璇: ≪ 畢蘇語研究 ≫, 上海遠東出版社, 上海, 1998年。

袁焱: ≪ 語言接觸與語言演變 ≫, 民族出版社, 北京, 2001年。

————— ≪ 阿昌語的述賓結構 ≫, ≪ 民族語文 ≫ 2002年第4期, 46-50。

朱德熙: ≪ 語法講義 ≫, 商務印書館, 北京, 1982年。

雲南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 ≪ 雲南省誌 ≫ 卷五十八 漢語方言誌, 雲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 1989年。

#### [日語文献]

岩佐昌璋: 『中国の少数民族と言語』, 光生館, 東京, 1983年。

林範彦: 「チノ語の音韻に関する研究 — 周辺諸語を見据えて —」 京都大学修士論文, 2002年。

岡本雅享: 『中国の少数民族と言語政策』 社会評論社, 東京, 1999年。

庄司博史: 「中国少数民族語政策の新局面 — 特に漢語普及とのかかわりにおいて —」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 第27巻4号: 683-724, 2003年。

田口善久: 「中国少数民族の生き方」 大角翠(編著) 『少数言語をめぐる10の旅 — フィールドワークの最前線から —』 pp. 119-147. 三省堂, 東京, 2003年。

## Chinese Influence over Jino

— grammatical borrowing —

HAYASHI, Norihiko

### Abstract

Jino is a Lolo-Burmese language (Tibeto-Burman), spoken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The population of Jino is about 20,000. Jino has two dialects: Youle and Buyuan. In this paper, I report the linguistic influence of Chinese on Youle dialect of Jino, mainly focusing on grammatical borrowings.

Jino speakers,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below forty years of age, can speak two languages: Jino and Yunnan dialect of Chinese. Jino vocabulary has borrowed many Chinese and Daic (Tai Lü) loanwords. Also it has been seen that the grammar of Yunnan Chinese has been affecting that of Jino.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basic structure of Jino grammar has not yet been affected by Yunnan Chinese. However, there are word order problems in the peripheral grammatical structures (complex clauses, donkey sentences, classifiers, etc).
2. Word order problem which is considered as a kind of language contact phenomena in Achang and Tujia, seems to be similar to Jino.